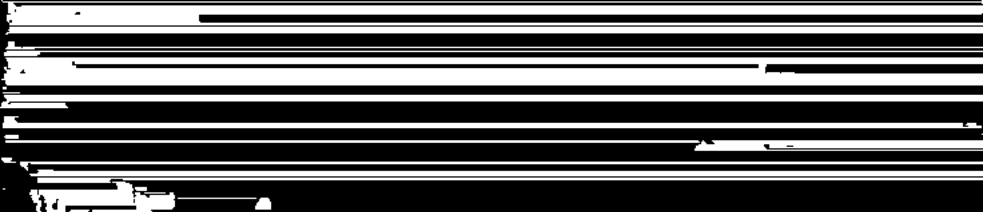


詩與批評

丁集目錄

死水.....	三	時代的鼓手.....	三三
紅燭.....	三	文藝與愛國——紀念三月十八.....	三九
台頭埠夫人的情詩.....	一七	鄧以蟄——詩與歷史——題記.....	四二
山莊.....	一五	詩人的橫蠻.....	四三
冬夜詩論.....	一四一	詩的格律.....	四四
女神——時代精神.....	一六	女神與主權.....	四五
女神之神方色彩.....	一五	戰火的歧途.....	五二
我默伽亞毀之絕句.....	一〇三	泰果詞批評.....	五五
「路印」序.....	一三	談詩體.....	六一
「西書采風錄」序.....	一三七	論「悔與回」.....	六三
「三盤鼓」序.....	一三一		



目錄

口供.....	五	黃昏.....	一八
收回.....	五	我要回來.....	一八
「你指看太陽起誓」.....	六	夜歌.....	一九
什麼夢？.....	七	靜夜.....	二〇
大鼓師.....	七	一個觀念.....	二一
狼狽.....	〇	發現.....	二二
你莫怨我.....	〇	祈禱.....	二三
你看.....	一	一句話.....	二三
也許.....	二	荒村.....	二四
忘掉她.....	二	罪過.....	二六
淚雨.....	五	天安門.....	二七
末日.....	五	飛毛腿.....	二八
死水.....	六	洗衣歌.....	二八
春光.....	一七	聞一多先生的書桌.....	三〇

口供

我不騙你，我不是什麼詩人，
縱然我愛的是白石的堅貞，
青松和大海，鴉背驮着夕陽，
黃昏裏織滿了蝙蝠的翅膀。
你知道我愛英雄，還愛高山，
我愛一幅國旗在風中招展，
自從鵝黃到古銅色的菊花，
記着我的糧食是一壺苦茶！

死
水

可是還有一個我，你怕不怕？
——
蒼蠅似的思想，垃圾桶裏爬。

收回

那一天只要命運肯放我們走！
不要怕；雖然得走過一個黑洞，
你大膽的走；讓我握着你的手，
也不用問那裏來的一陣陰風。

只記住了我今天的話，留心那
一掬溫存，幾朵吻，留心那幾炷笑，

五
丁

都給拾起來，沒有差——記住我的話，
拾起來，還有珊瑚色的一串心跳。

可憐今天苦了你——心渴望着心——

那時候該讓你拾，拾一個痛快，

拾起我們今天損失了的黃金。

那所尋的殘編，都是我們的愛，

拾起來，數上。

你戴着愛的圓光，

我們再走，管他是地獄，是天堂！

「你指着太陽起誓」

你指着太陽起誓，叫天邊的寒雁

說你的忠貞好了，我完全相信你，

甚至熱情開出淚花，我也不詫異。

祇是你要說什麼海枯，什麼石爛……

那便笑得死我。這一口氣的工夫

還不夠我陶醉的？還說什麼「永久」？

愛，你知道我祇有一口氣的貪圖，

快來撞緊我的心，啊，你走，你走……

我早算就了你那一手——也不是變卦——

「永久」早許給了別人，糗糠是我的份，

別人得的纔是你的善華——不壞的千春，

你不信？假如一天死神拿出你的花押，

你走不走？去去！去戀着他的懷抱，

跟他去講那海枯石爛不變的貞操！

◎原作為雁，今據先生選詩訂正本改作寒雁。

什麼夢？

一排雁字倉皇的渡過天河，
寒雁的哀呼從她心裏穿過，

「人啊，人啊」她歎道，

「你在那裏，在那裏叫着我？」

黃昏擁着恐怖，直向她進逼，
一團虛痛沈澱在她的心裏，

「天啊，天啊」她叫道，

「這到底，到底是什麼意義？」

道是那樣長，行程又在夜裏，
她站在生死的門限上猶夷，

「煩悶，煩悶」她想道

「我將永遠，永遠結束了你！」

決斷寫在她臉上，——決斷的從容，……

忽然搖籃裏的一陣警鐘，

「兒啊，兒啊」她哭了，

「我做的是什麼？是什麼夢？」

大鼓師

我掛上一面豹皮的大鼓，

我敲着它遊遍了一個世界，

我唱過了形形色色的歌兒，

我也聽飽了喝不完的彩。

一角斜陽倒掛在檐下，

我蹣跚着芒鞋，踏入了家村。

「咱們自己的那隻歌兒呢？」

她趕上前來，一陣的高興。

我會唱英雄，我會唱豪傑，

那倩女情郎的歌，我也唱，

若要問到咱們自己的歌，

天知道，我真說不出的心慌！

我卻吞下了悲哀，叫她一聲，

「快拿我的三弦來快呀快！快！」

這隻破鼓也忒嫌鬧了，我要

那弦子彈出我的歌兒來。」

我先彈着一羣白鴿在霜林裏，

珊瑚爪兒踩着黃葉一堆；

然後你聽那秋蟲在石縫裏叫，

忽然又變了冷雨灑着柴扉。

灑不盡的雨，流不完的淚……

我叫聲「娘子！」把弦子去了，

「今天我們拿什麼作歌來唱？」

歌兒早已化作淚兒流了！

「怎麼？怎麼你也擡不起頭來？」

啊！這怎麼辦，怎麼辦……

來！來！我兜出來的悲哀，

得讓我自己來吻它乾。

「只讓我這樣呆望着你，娘子，

像窗外的寒蕉望着月亮，

讓我只在靜默中讚美你，

可是總想不出什麼歌來唱。

「縱然是刀斧削出的連理枝，

你瞧，這姿勢一點也沒有扭。

我可憐的人，你莫疑我，

我原也不怪那揮刀的手。

「你不要多心，我也不要問，

山泉到了井底，還往那裏流？

我知道你永遠起不了波瀾，

我要你永遠給我潤着歌喉。

「假如最末的希望否認了孤舟，

假如你拒絕了我，我的船塢！

我戰着風濤，日暮歸來，

誰是我的家？誰是我的歸宿？

「但是，娘子啊！在你的尊前，

許我大鼓三弦都不要用；

我們委實沒有歌好唱，我們

既不是兒女，又不是英雄！」

*

狼 狽

假如流水上一抹斜陽
悠悠的來了，悠悠的去了，
假如那時不是我不留你，
那顆心不由我作主了。

假如又是灰色的黃昏
藏滿了囁囁的翅，

假如那時不是我不念你，
那時的心什麼也不能想。

假如落葉像敗陣紛逃，
暗影在我這窗前睥睨；

假如這顆心不是我的了，
女人，教它如何想你？

假如秋夜也這般的寂寥……
嘿！這是誰在我耳邊講話？
這分明不是你的聲音，女人，
假如她偏偏要我降她。

你莫怨我

你莫怨我！

這原來不算什麼，
人生是萍水相逢，
讓他萍水樣錯過。
你莫怨我！

你莫問我！

淚珠在眼邊等着，
只須你說一句話，
一句話便會碰落，
你莫問我！

你莫惹我！

不要想火上點火，
我的心早累倒了，
最好是讓它睡着，
你莫惹我！

你莫碰我！

死水

你想什麼，想什麼？

我們是萍水相逢，
應得輕輕的錯過。
你莫碰我！

你莫管我！

從今加上一把鎖，
再不要敲錯了門，
今回算我撞的禍，
你莫管我！

你看

你看太陽像眠後的春蠶一樣，
鎮日吐不盡黃絲似的光芒；

一一丁

你看負暄的紅襟在電桿梢上，
酣眠的錦鴨泊在老柳根旁。

你眼前又陳列着青春的寶藏，
朋友們請就在這眼前欣賞，
你有眼睛請再看青山的繚嶂，
但莫向那山外探望你的家鄉。

你聽聽那枝頭頭春的梅花雀，
你得指乾眼淚，和他一隻歌。
朋友，鄉愁最是憐無情的惡魔，
他能教你眼前的春光變作沙漠。

你看春風解放了冰鎖的寒溪，

半溪白齒琮琤的漱着漣漪，
細草又織就了釉釉的綠意，
白楊枝上招展着么小的銀旗。

朋友們，等你看到了故鄉的春，
怕不要老盡春光老盡了人？
呵，不要探望你的家鄉，朋友們，
家鄉是個賊，他能偷去你的心！

也 許

——郭歌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那麼叫夜鷹——不要咳嗽，

蛙不要號，
螭螭不要飛，

不許陽光撥^①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能^②驚醒你，
撐一傘松陰庇護你睡，

也許你聽這^③蚯蚓翻泥，
聽這小草的根吮吸水，^④
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

那麼你先把眼皮閉緊，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死水

我把黃土輕輕蓋着你，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①原作蒼蒼，今據先生選詩訂正本改。②原作撥，今據先生選詩訂正本改。③原作許，今據先生選詩訂正本改。④原作「我吟听山響保」六字，今據先生選詩訂正本改。⑤原作「我吟听山響保」六字，今據先生選詩訂正本改。⑥原作「我吟听山響保」六字，今據先生選詩訂正本改。⑦原作「我吟听山響保」六字，今據先生選詩訂正本改。⑧原作「我吟听山響保」六字，今據先生選詩訂正本改。⑨原作「我吟听山響保」六字，今據先生選詩訂正本改。⑩原作「我吟听山響保」六字，今據先生選詩訂正本改。

忘掉她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那朝霞在花瓣上，

那花心的一縷香——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風裏一齣夢，

像夢裏的一聲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聽蟋蟀唱得多好，

看桑草長得多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她已經忘記了你，

她什麼都記不起，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年華那朋友真好，

他明天就教你老；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如果是有人要問，

就說沒有那個人；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風裏一齣夢，

像夢裏的一聲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淚雨

他在那生命的陽春時節，
會流着號飢號寒的眼淚；
那原是舒生解凍的春天，
卻也兆徵了生命的哀悲。

他少年的淚是連綿的陰雨，
暗中滄熟了酸苦的黃梅；
如今黑雲密佈，雷電交加，
他的淚像夏雨一般的滂沛。

中途的悵惘，老大的蹉跎，

死水

他知道中年的苦淚更多。

中年的淚定似秋雨淅瀝，

梧桐葉上敲着永夜的悲歌。

誰說生命的殘冬沒有眼淚？

老年的淚是悲哀的總和，

他還有一招結晶的老淚，
要開作漫天愁人的花朵。

末日

露水在寬筒裏哽咽着，

芭蕉的綠舌頭祇看玻璃窗，

四圍的聖壁都往後退，

我一人填不滿偌大一間房。

我心房裏燒上一盆火，

靜候着一個遠道的客人來，

我用蛛絲鼠矢餵火盆，

我又用花蛇的鱗甲代劈柴。

雞聲直催，鈴聲一催灰，

一股陰風偷來摸着我的口，

原來客人就在我眼前，

我咳嗽一聲，就跟客人來。①

①原句「我眼皮一閉，就跟客人走」今據先生遺詩訂正

本改

*

死 水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漣。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索性澆你的廢棄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微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

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們笑聲變成大珠，^①

又被偷酒的花蚊敲破。

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②

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青苔啊不伴段段，

又算死水唱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①原作：小珠笑一斛變成大珠，今據先生選詩訂正本改。

②原作：絕望的一溝，今據先生選詩訂正本改。

春光

靜得像入定了一般，那天竹，

那天竹上密密遮不住的珊瑚，

那碧桃，在朝暎裏連氣的麻雀。

春光從一張張的綠葉上爬過。

暮地，直陽光晃得我白眼，

我眼睛裏映出了那長蛇的亂。

我耳邊又謠傳着翅膀的聲聲，

彷彿有一羣天使在空中躍巡……

忽地深巷裏逃出了一聲清韻：

「可憐可憐我這瞎子，老爺太太！」

*